

影
响
力
丛
书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贾平凹 著
走 走

贾平凹谈人生

贾平凹 著
走走

贾平凹谈人生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贾平凹谈人生/贾平凹、走走著.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影响力丛书)
ISBN 7-80681-529-5

I. 贾... II. ①贾...②走... III. 人生哲学-通俗读物
IV. B82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4008 号

影响力丛书

丛书策划:上海万书堂文化有限公司
上海新世界文化有限公司
特约策划:丁晓禾

贾平凹谈人生

作 者:贾平凹 走 走

责任编辑:徐 侗

装帧设计:李 筱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sassp@sass.org.cn

经 销:新华书店

照 排:南京理工排版校对有限公司

印 刷:杭州长命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90×1240 毫米 1/32 开

印 张:10.75

插 页:4

字 数:265 千字

版 次: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81-529-5/I·0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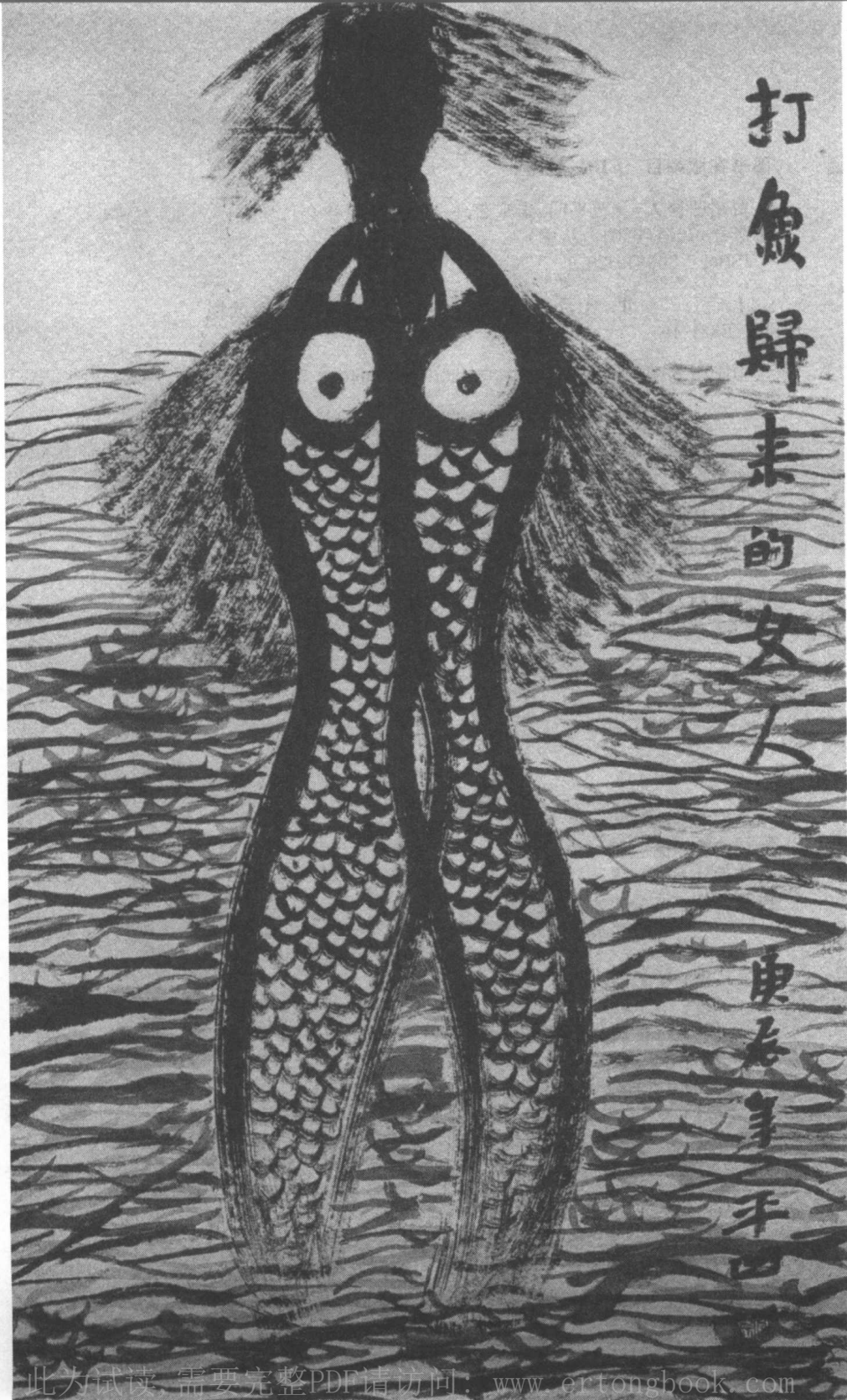
定价: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我的灵魂时常出窍。一个晚上，我坐在了书桌前，看着自己已经在沙发上一动不动了很久，说这个矮小而丑陋的汉人是**很笨**去转路真是可笑。古人讲做学问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默默想着已经去了西部几万里路了吧，可古人的行是徒步的或骑了一头毛驴，日出而动身，日暮而安息，走到哪儿吃在哪儿住在哪儿，遭遇突如其来的饥渴、病痛、风雨和土匪，那是真正体验着生命的存在，而他的几万里则是坐了飞机和火车，一觉醒来从西安到了乌鲁木齐或从乌鲁木齐到了喀什到了伊犁。城市都是一样的高楼和山村，都一样有着临着城墙上的政府大院和超市。因了耽搁了吃饭时间的肚子饥和乞讨者吃了上顿不知下顿在哪儿的肚子饥绝对是两码事儿！灵魂又回归到了身体。当灵魂和身体都感到寂寞之时而两份计划里，我邀请了几位朋友，说：徒步是不现实的，那就搭上车，一个男一个女地行动吧。

打魚歸來的女人

庚子年



目 录

一	人生	对人生我不是看得很欢乐	1
二	故乡	那一种时时露出的村相，逼我无限悲凉	29
三	城市	我是进了城的农民	87
四	测字	我多半是鬼变的	133
五	收藏	姓贾便与石有缘	151
六	健康	病是一种哲学	201
七	足球	城市的公共发泄	263
八	爱情	爱情是一种病	305

人生

对人生我不是看得很欢乐



壹

原书空白页

● 父母在做爱过程中才诞生我们的生命，我们活着的这个世上是充满爱心的，我们就来自爱。

● 你看就包括这世界上多伟大多厉害的人物，他一生也就干了一两件事情，更多的人是一两件事也没干成。

走 走 记得你写《妊娠》中的老贯，“我倒不在乎我活的长短哩——天让你活个什么，你就活个什么，让你活多久，就活多久，是不是？就为这，我琢磨通了，生也没高兴的，死也没苦痛的。”这应该也是你对人生的态度吧？

贾平凹 对人生我确实不是特别乐观，但是你还得活下去，你总不能成天愁眉苦脸的，但总体上你感觉，人生苦难得很。我当年第二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我就不主张再生孩子，我说大人都活得累，你何必再生个孩子？不光是你把她养起来，咱也要受很多罪，孩子长大了也是，将来要活受罪。你说现在这孩子，七岁就得上学，自从七岁以后一直到她死，她就没有一天能过得轻松，受那个罪干啥？当时我心里说，要生个孩子，还不如去种一棵树，树还无忧无虑的，种棵树总比你生个孩子要强。但是世俗吧，你不要孩子又不行，你还得过这种日子，那就过这种日子吧，那就只好这样受罪吧。小孩你要监管她，长大以后，上学、就业、结婚、生子……那事情是多得一塌糊涂，咱这一生就为那些奋斗了，不说奋斗了，就挣扎了一辈子吧，生下那个娃又继续……但是你想

一想，人类本来就是这样过来的，你总得……就像农村有句话说是，年儿好过，月儿好过，日子难过。这每一天它都难过，这每一天每一天都得要过去。你说现在我活得多痛快？我倒不觉得活得多痛快着呢。但是死活总得要过下去，对人来说，小段小段的，它有它的欢乐在里头，但总体来说它不是欢乐的。换一个角度来讲吧，我看过托尔斯泰有一句话，他的意思是，原话不是这样的，“我们都诞生于爱的。”父母在做爱过程中才诞生我们的生命，他是从爱的角度来探索，我们活着的这个世上是充满爱心的，我们就来自爱。但是现在基本上好多年轻人要孩子吧，它不是爱，它是爱的附加品。它那是没办法的，无奈的结果。原来吧都是为了传宗接代，现在倒不谈这个传宗接代了。我老讲，传宗接代那个意义对现代人来讲已经淡漠了。你比如说，问你爷爷是谁，叫啥，一般人都不知道他爷爷叫啥，更不知道他爷爷那个父亲叫啥，你连你爷爷的名字都不知道，你怎么给他传宗接代？所以说传宗接代对他爷爷或者对他父亲来说，是毫无意义的事情。一般人都是为了自己来活着，要一个孩子还是想为自己带来笑声、欢乐、玩耍啊、解脱这个苦闷啊，但是孩子长大以后，就为孩子开始奔波。现在好多父母都是为了孩子最后能有出息啊，瞎耗叨工夫。我看到那些吧，自己简直是觉得很可悲。但是轮到自己身上吧，自己不做那又不行。你比如说现在教育孩子，要按我那意思就叫孩子不学习，想玩就玩，多好啊，小孩嘛。但是又没办法，整个中国都是那样，你在教你孩子玩吧，你孩子学习不好就考不上学，这个很矛盾。人这一生就是很矛盾的，很无奈地跟着人家朝着这个方向走。所以我在想吧，咱们或许就是芸芸众生，随大流，别人怎么走你就得走，你不走就不行。就像“文化大革命”，你不去上街游行，你感觉自己都不是个人了，潮流到了这个时候就没办法了。不停地有对抗，但是最后它还是没办法的。一个人的一生太渺小了，不是说对大自然相对而言，它是渺小的。我总想吧，自

己一转眼都五十多了，五十年都过去了，你还能活多少呢？好像没干出个啥东西马上就老了。你看就包括这世界上多伟大多厉害的人物，他一生也就干了一两件事情，更多的人是一两件事也没干成。刚才看凤凰卫视陈鲁豫采访戈尔巴乔夫，作为一个个体生命来讲，每个人都是悲剧的，他不管当年多显赫……我没看完，我打开时已经放一半了，当时马上吸引我的是看一下他这个人本身，他作为一个总统来讲，或者在历史上有重要的一笔可以记载他，但是作为他的个体生命来说，很悲凉的，这辈子很可悲的。我看他一个月只拿两美元的退休金，叫现在咱一般人都想象不来。尤其是最后他不是到那个农场去，到老家去？那个老太太，他的亲属吧，他抱住她，他说我老了，为这样为那样……那一看就和咱平常自己生活差不多。平常他在位置上的时候，咱把他当成伟人，与咱们多么遥远，其实他也就是……每个人都有很可悲、悲凉的一面。其实任何人，不管他是干啥的，原来说一家不知一家难，你要他说起自己事情，他都和咱一样的。

● 我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突然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特务分子……

走 走 这五十年来，有没有对你以往人生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事件或事情呢？比如你上大学那时候还是工农兵学员，是从水利工地被推荐的，如果没有那次机会，你可能现在还是农民，当然也可能最后走上文学之路，但“革命要推迟”十多年吧……

贾平凹 人这一生有好多机会，有好多关键时刻，或许就转到左了，或许就转到右了。一般人都知道我是从乡下老家慢慢进城来的，其实我父亲解放前吧就在西安，教书的。解放西安的时候他一害怕，我老家就把他叫回家了，他如果那个时候不回去，他就会留在西安，我从小就是西安的市民，我就用不着费掉那么多时间再返回城里；我父亲回去以后吧，本来我的姨夫就是陕南游击队的一个领导人，他就投奔了部队上，干干他又走了，如果他不离开部队，他估计就是共产党部队上的一个干部，那我也是干部子弟；他在西安上学、考学的时候吧，有一天在街上碰到一个人，问他小伙子你愿不愿意当兵去？那个时候他说当兵可以。不要家里钱嘛，又有饭吃。那人就说你要愿意你明天就到某个地方来，我在那儿等你。他第二天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正好就是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八路军办事处是干啥的？就是把青年往延安送的那个地方。他一看是到那个地方，他又没去。如果他那个时候去了，他到现在肯定是老干部了，我也用不着在农村受那么多折磨。我父亲经历的这几件事情就决定了我的命运，就必然要回到我的那个老家，那个小村子里去。

我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突然被打成“历史反革命”。他在西安教学的时候吧，胡宗南马上快撤退了，做过一次报告。但国民党很腐败，为了充数字，把各个学校所有的花名册名单集体给送上去，说是参加那个会的。其实父亲没有听那个报告，名字他上去了，入了档案了，后来把这次报告定为“特务训练班”，“文化大革命”中他就被打成特务分子了，就是这样被打成的。打成特务分子以后，他就带着一身伤残被开除公职，戴着“反革命分子”帽子就回来了。当时我母亲是农民，我随着母亲是农业户口。但我父亲吧他是国家教师，他还挣工资，工资还比较高，在我那个村子还是小康人家，日子过得好呢。但突然变成了“反革命”以后吧，就变成人下人了。这下在政治上、经济上一下子垮了下来。

如果我不在水库上，不去干水库，那时国家不招工农兵学员吧，我也出不来，所以说一切都是偶然的。然后到学校，一到学校我就整个改变了人生。大学时候吧，喜欢搞创作，为啥喜欢搞创作？工农兵学员有个特点，就是原则上你从哪儿来，将来还分到那个地方去。你比如说你从学校来的，你学三年半以后，又得回学校当老师。你是工厂来的，毕业后肯定回工厂，但我从农村来的，我不可能学上三年后又回到农村当农民，肯定我回去要重新分配，但是我分配到哪儿，不知道，在这个时候就毫无目的地学习。你比如说你是从报社来的学员，你就抓紧新闻方面的训练，将来准备回报社。我是农村来的，我不知道我要回去干什么，我就没有学习的一个重点了，所以我就随心所欲，我爱啥就学啥，那个时候就开始写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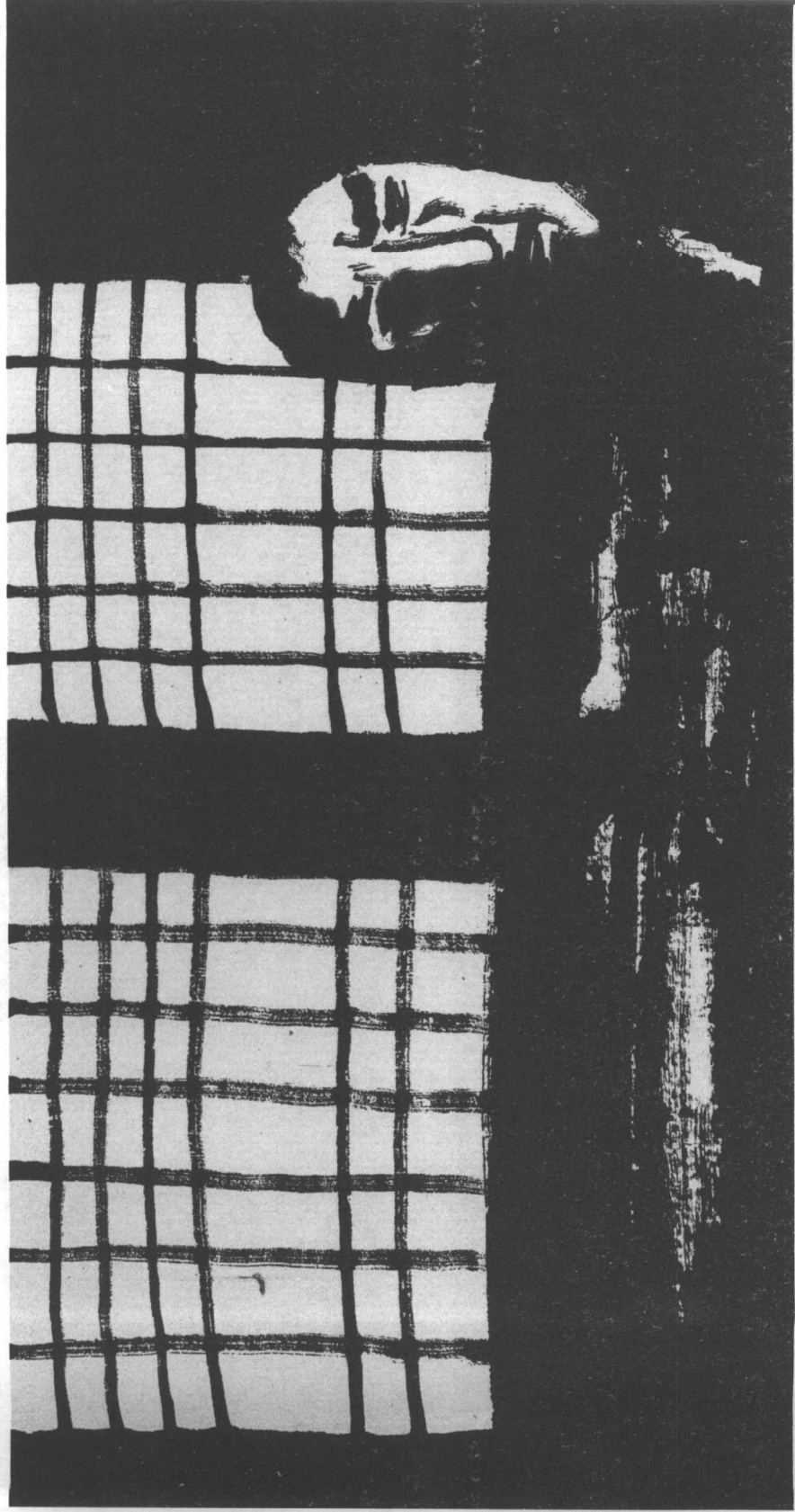
年轻时写东西特别狂热，那水平特别差，但是爱得很，那爱得……现在年轻人几乎想象不来。特别热爱，那个时候年轻，整夜都不睡觉在那里构思，几天就一篇文章，但是永远发不出来。所以我现在对孩子讲吧，我说你现在吧聪明是聪明，环境，周围文学气氛都好得很，我小孩也爱写作，一上手，接触的都是中外那些文学的东西，文学的气氛、土壤特别好。当时我搞创作，社会的文学气氛很淡，整个陕西省就没有一个文学刊物，只有一份刊物叫《群众文艺》，上面主要发革命故事。好的小说基本上看不到，国内的小说少，外国的小说没有。

我是写革命故事开始的，实在惭愧，我仅仅是一个老兵，你想，当年的起点特别低，一上路腿力不强才导致了几十年的趑趄趑趄。见到现在的一些新的年轻作家，自己就要产生自惭形秽的感觉，因为他们现在的文学环境好，一开始吸收就都是好营养，青年作家一上手吧就是一丈，水平特别高，我是一寸寸往上爬过来的。所以说中国的创作路子吧它特别艰难，不停地学习不停地突破才有出路。想当年和我一块儿搞当代创作的，现在没有多少

人了，都放弃了。获得第一届短篇小说奖的，现在记得的，就是我、刘心武、张洁、王蒙、张承志，剩下的都没有了，都不知道谁了。后来的人越来越多，接触的文学气氛越来越好，条件也特别好……所以你得不停地奋斗、不停地改变，你才能撵上。那天我给我小孩说，我那是从宣传工具一步步过来的，你现在啥都好得很，文学语感啊、技巧啊、作品的维度啊、对文学观的建立啊……但是你现在缺的就是，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名利思想不严重，就是成名成家思想不严重，就是没有强烈的那种欲望。就是我今天想写了才写，不想写就不写，就把那不当一回事儿，完全当一个玩的东西。现在别人我不敢说，起码我孩子是这样的，一般都懒，就是把那看得不重，但是在我那个时候吧，把那看得特别重。如果说我还在写着，往前走着，一是写作实在是我的宿命，二是我还想年轻，并不看重我的过去。说实话，我常常讨厌我，我一度真想重起个笔名写作。

现在我再继续接着刚才的话题跟你讲，你比如说在创作中，《废都》它也是个重大事情。《废都》带来的灾难多，多得啥也做不成。如果没有《废都》，那我也不可能造成十多年的阴影折磨。《废都》以后吧，受的那个压力大得很，一般人想象不来，都不知道。最严重的那一阶段，1994、1995年谁提《废都》都不行，提了就要写检查。光陕西的报纸，提到我名字的检讨报社就写了不知多少次，到处都是批判。别人看你像看流氓，再努力也扭不过来。

我从水库上大学，这是一个重要的记忆；再一个就是搞创作，一个《废都》的记忆；再有一个就是人生里的，离婚，这也是很重大的事情。因为我毕竟是这个年龄，不像现在二十来岁的人，对啥看得淡得很，因为从那个时代过来的，它那些事情都是特别重大的事情，它可能改变你好多东西。这些都是，起码对我一生发生过重大影响的。



原书空白页

走 走 有没有什么是你个人主动做出的、比较重要的选择？

贾平凹 主动吧，有些东西它不是说你主动能改变的。它有时回想起来，是各种因素促成的。它或许可以解释说是一种命运，它不是说你想改变就能改变，那改变不了。它都是天地人三者，各种因素突然凑合在一块儿，它才发生的。

走 走 那你觉得人生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

贾平凹 人生吧，原来人不是说性格就是命运呀，这话也有它的道理。但是我觉得有些是无法解释的一些东西，或许用唯心来讲吧，冥冥之中有什么在掌握你的东西。

● 如果我是个狗，狗生下来就是看家啊、就是尿啊、要吃骨吃肉啊；我是个鸡我就是吃这个石头啊吃麦子啊我就可以生蛋。狗永远不生蛋，鸡就要生蛋，各人情况都不一样。

走 走 在一个巨大的、社会动荡和历史变迁的时刻，你觉得个体如何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与尊严呢？

贾平凹 年龄的增长就像树木一样，春天树叶发芽了，秋天树叶